

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川本省三:

“一切灾难到我们终止吧”

本报特派记者 鲁超国 董钊 发自日本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和平之火”熊熊燃烧。在和平纪念资料馆,77岁的志愿者讲解员川本省三先生提着一个手提袋,里面装了上百个千纸鹤。看到孩子,他会凑上去,把千纸鹤拿出来递到孩子手里,然后教他们把千纸鹤的翅膀打开,抛向空中,迎风飞扬……上面印着英文和日文,意思是“渴望和平”。

“已经过去快66年了,凡是受过核伤害的人大都已经老了。”这种境况让川本省三先生觉得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小了。

作为家族唯一的幸存者,川本省三终身未娶未育,他说:“我担心孩子有畸形,我必须为后代负责”。

川本省三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难过,1945年的8月6日,广岛36所小学的1-2年級的9—11岁的孩子到市区50公里外的地方避难。

“我们距离那么远,看到了蘑菇云。”川本省三先生当年11岁。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原子弹爆炸了,直到当年12月才知道,这是一种新型炸弹,和以往投下的普通炸弹不同,“因为听到爆炸的时候发出‘啾啾咚咚’、‘啾啾咚咚’的声音,所以当时大家都用‘啾啾咚咚’来称呼炸弹的名字。”

很多人会有疑问:原子弹爆炸后,那么强的辐射,广岛人为什么原地重建?为什么不搬迁?原因很简单:那时候广岛人不知道这种“炸弹”有核辐射。

川本省三是四天后再回到广岛城区的,“一片废墟,到处是尸体”,他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当时的惨象,但纳闷的是,很多死者与以往不同,有的仅仅是受了点皮外伤,有的甚至没有受伤,却莫名死掉了。

在广岛,还有一个传言就是:当广岛被原子弹破坏后,有30000人前去援助,结果回去后有6000人死亡。9月份,广岛刮了一场台风,下了一场暴雨,之后再来援助的人就再未出现过死亡情况。这个传言,记者没有得到日本的官方认定。

幸存的2700多名孤儿中,有的进了收养所,被政府养大,“还有被‘黑社会’领走养大。”

川本省三18岁成人后,离开了广岛。因为几年后,大家对核辐射有了概念,知道了它的危害性。

“没有人愿意嫁给广岛小伙子。”川本省三在外生活了30多年,但他自己却绕不开这一心结,一直未婚。

作为家族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他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延续生命,“但是我担心孩子有畸形,我必须为后代负责”而他负责的唯一方式就是:不生孩子,像川本省三这样的人还有不少。

“一切灾难让我们来承担吧,到我们终止吧。”川本省三成为被牺牲的一代。

一名韩国后裔采访记者告诉本报记者,当年,她的爷爷因为生意原因来到广岛,遇到了原子弹爆炸。她的奶奶因核辐射,四肢关节经常骨折。

但是对于爷爷奶奶的这段经历,她也只是从父母的口中听了一点点,爷爷奶奶从未对她提起过。

尽管两代人都还正常,但她还是担心后代会不会受影响。

其实,遭受原子弹“核辐射”的受害者并不仅仅是广岛人和长崎人。资料显示,爆炸发生后不久,有23000名美国军人进入广岛和长崎。

由于对可能受到的大剂量辐射一无所知,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这些美国士兵后来被称为“原子弹老兵”,不少人英年早逝,而活下来的人也受到癌症、器官衰竭、皮肤病和血液疾病的折磨。

据报道,美军陆战队第五分队队员格林菲被送到广岛,与战友们在那里度过了5个多月。1946年,格林菲回到美国,不久,他出现了典型的辐射病症状:牙龈出血,头发和牙齿开始脱落。1969年,格林菲8岁的儿子帕特里克死于白血病,但专家否认辐射导致第二代患白血病的可能。

“美国政府十分清楚他们把我们送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只不过是测量放射的豚鼠,我感觉他们应该给我们赔偿,但你能为一个小孩子去告谁?”格林菲说。

“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有多恐怖。”川本省三先生说,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人,几乎没有不反核的。

“我们希望,反核的声浪能从广岛喊出去,叫醒日本政府,叫醒美国,叫醒世界,让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目的。”川本省三希望他的千纸鹤随着前来的游人,能够在世界各地飞翔……



▲川本省三先生 鲁超国 摄

只是全身像烟熏一样发黑,回到家之后,不哭不笑,像平常一样,还给人讲述她的经历,结果第二天早晨,家人发现她已经永远入睡了……在和平日资料馆,存放着她布制的小人偶,还有一块手帕,以及她在遇难前一天写的日记:“……早晨起床后,天气很好,和妈妈一起打扫卫生,把不常洗的手帕也洗了……”

18岁的木村一男是广岛工业专门学校一年级的学生,炸弹的气流把他从2楼教室掀下去,受了点轻伤,一直感觉身体不好,他说自己这样死了心里不苦,但是3年之后,他还是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

小原友治郎的工厂距离爆心地2000米,他的小儿子遇难了,他的头部也受了伤,他写了“复兴”两个字鼓励其他工人,要在原废墟上重建家园。不久,他开始昼夜失眠,周末来得及看医生,就抱憾而去。

在广岛和平公园,有一尊“原爆之子”的塑像,原型是日本女孩儿佐木楦子,她在两岁时因为遭到原子弹的辐射而患上白血病。对死亡的恐惧从懂得生命开始就折磨着楦子。一个病友告诉她,只要折一只千纸鹤,就

或者“谨慎”态度。“核电站太不安全!”民众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核电站的多次事故。

其实不只日本,自1979年宾州三哩岛核电厂发生灾难和部分熔毁以来,美国核电业大致陷于停顿。灾难没有造成伤亡,溢出的辐射量也很少,可是却引发了强烈反核情绪。

日本核电厂发生爆炸及辐射外泄,对核电安全问题的疑虑也蔓延到全球其他国家,各国民众要求政府重新检讨核政策。

德国在15日成为在日本核危机后第一个关闭核电站的国家;在全球装机总量第二的核能大国法国,绿党声势再起,呼吁全民公投决定核能的未来。

尽管日本核辐射污染危机不断扩大,但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16日仍在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上提议美国新建20座核电厂。

不过,朱棣文表示,经过日本核危机之后,美国今后或许不太可能在大城市附近建造新的核反应堆。

“禁止使用核能,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球的事。”川本省三先生说,如果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人类是在自取灭亡,“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个核泄漏事故才能让世人惊醒?”

在广岛大街上,一些中学生也带着“反核”材料走上街头,让群众进行签名,张宇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一首诗:

别对我说那些66年前,57年前的事与你我无关
别告诉我那时是那时 现在是现在
当我们出生时男—些孩子正被毁灭
……
眼看着母亲的身体化为灰烬
那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痛
恐惧是如此地强烈
以至于连孩子都想放弃生命
看到全身被烧伤的孩子
整日整月被疼痛折磨
没有信仰只想著死亡
……

这首诗是《写给那些来到这个世界却无法停留的人》,作者为出生于1945年的美国诗人克拉丽莎·平科洛埃蒂斯。

“政府和电力公司根本无法预测后面会发生什么,只有等发生后再公布给大家。而且,政府的那些‘御用专家’为避免恐慌在公布情况的时候爆发,往往隐瞒事实。”核泄漏事故后,广岛劳动组合交流中心的人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并且游行。

而广岛人觉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骗了。就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后,政府没有向民众公开过信息。

而在广岛核爆后,日本政府对消息的封锁,致使8月9日长崎被投第二颗原子弹后,大部分市民在室外观望。

在日本民众看来,出现类似重大灾情时,政府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民众的安全问题,而是避免恐慌引发混乱,从而危及政权。

有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曾拒绝美国政府的技术援助,此举引发了一些国民对政府的不满:“相对于政治,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是更重要的吗?”

重新检讨核政策

张宇站在和平纪念资料馆里,有一幅图画震撼了他:在一片被原子弹摧毁的废墟上,几个人蓬头垢面,奄奄一息,衣服贴在皮肤上,往下滴着脓水……那就是人间地狱。

川本省三先生用“魔鬼”来形容核,他说,核电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但是核电站也就像身边的原子弹,你不知道它哪一天会爆炸。”

当然,也有日本国民认为,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日本,在原油价格高涨不下的背景之下,发展核电也许是无奈的选择。由于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惨痛经历,很多日本人几乎是“谈核色变”。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却在核能技术开发上不断加大投入,力求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福岛核泄漏事故,使日本国内的反核情绪再次高涨。其实,在核电刚刚开始引入日本时,日本国内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反核,反核电气氛。很多时候,人们把反对核武器与反对核电站等同了起来。有资料显示,2006年,一次对日本全国1052名成年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74%的受访者对日本的核计划持“批评”

“核电站绝对安全”

3月16日下午,张宇看电视时,看到了日本天皇发表讲话。因为一场灾难,天皇站出来安抚民心,这在日本历史上非常罕见。

日本天皇祈祷在这次大地震和海啸后人民平安。在谈到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时,明仁天皇对“不可预知”的事态表示“十分关心”,他说:“我知道核电站的情况目前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有关方面正在努力,希望最终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很多东京人之所以稳坐钓鱼台,理由就是“天皇都没逃离东京,那东京就是安全的。”

但是,日本国民并不相信政府。在日本核泄漏事故后,日本内阁一直处于舆论漩涡中,民意支持率不容乐观。

福岛核电站,曾经像日本大多数核电站一样,被认为是拥有世界上最高安全标准的核电站。日本的工程师们曾经坚信日本式的严苛技术标准,东京电力公司也曾反复向日本公众保证,“核电站绝对安全”。

“福岛核电站的设计,已经考虑到可能的最大地震。”福岛核电站官网说,“核电站的建筑、机器以及附属设备均基于对该地区历史地震活动以及活断层的详细调查,所有抗震设计均基于周边区域不会发生比抗震标准更大的地震。”

对海啸的防备,福岛核电站官网内容显示,核电站在建设时,同样也对该海域的海啸历史“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地震学上能预计的最大规模海啸,对核电站的安全性加以保障。

然而,当核电站的几个机组一个接着一个爆炸,起火,情况一步步恶化,当初的保证失去了任何价值,日本的技术精英阻挡了史上最高级别的地震,但没有预料到呼啸而来的海啸淹没了核电站冷却系统所需要的柴油发电机。

包票不是随便就能打的,“要知道,什么都有风险,坐飞机也有风险,水电站也有风险。”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研究员夏益华在接受南方一家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对于东京电力公司高层的道歉,民众并不领情。

“距离以前的灾难远一天,但是也距离下一次灾难近一天。”张宇站在钟前感慨,他说,“我看过一些科幻片:人类制造了机器人,为人类服务,但是有时候机器人超出了人类的控制,反攻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其实核存在与核发展就是现实中上演的纪录片:人类制造它发展它,而当它出现‘故障’后,人类却显得那么束手无策。”

根据世界核工业联合会的数据,大地震前,日本共有18个核电站,55个反应堆,承担全国30%左右的电力供应。

美国现有104座核电站,发电量占美国供电量的大约20%。其核电规模世界第一,其次是法国,然后是日本。

“切尔诺贝利最后一个反应堆在2000年12月15日正式关闭,但是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福岛呢?日本政府最坏的打算也是封锁,现在情况还不明朗。”张宇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关心过“核”。

而据新加坡亚洲网3月21日报道,法国核安全局(ASN)的核专家近日警告称,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问题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抛开别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核电站一旦发生泄漏,如果控制不住,封堆似乎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即使这样,可是坏一个,封一个,就像把一颗颗毒瘤埋在地下,如此下去,地球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张宇甚至开始“杞人忧天”了。



谁能对核安全打包票?

本报特派记者 鲁超国 董钊 发自日本

“没有人愿意回忆过去”

3月17日,广岛,樱花含苞,空中飘起了雪花。

从东京逃到广岛的中国留学生张宇在街头买了份报纸,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电视或报纸,了解福岛核电站泄漏的最新进展。

随着核泄漏事态不断恶化,很少再有人关注造成10035人死亡,17443人失踪(截至3月25日数据)的地震和海啸,而是把目光聚焦在看不见摸不着而又随时会威胁到自己的核辐射上。

其实,日本人对于地震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对自己的房子质量很有信心:“一般的地震不用逃跑,躺在床上睡觉就行。”但是对于核辐射,这个岛国则异常敏感。

3月15日,法国核安全局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核事故认定为5级,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被认定为7级。

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已做最坏打算。

一则谣言在菲律宾传播:“BBC报道,日本政府证实因第二波地震而波及的福岛县的核子厂辐射外泄抢救失败,已开始蔓延至亚洲区域国家……”

此后,这一消息被网友转发至中国,在中国国内一度造成恐慌,出现疯狂抢购盐的闹剧。

张宇之所以“逃”到广岛,一方面是从东京回国的票买不上了,还有就是,他想知道核辐射对人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广岛,这个曾经受过核伤害的地方,如今,干净而美丽。

张宇到了广岛才长长舒了口气,这里远离灾区,一切如常,而东京超市里的矿泉水、食物遭遇抢购,货架上空空如也。同时,被抢购的还有燃油。

在广岛街头,还有反核游行的队伍,以及抱着募捐箱为灾区募捐的学生。

游行队伍中,一名男子走在前列,振臂高呼“坚决反对核发展”,“政府要为核泄漏负责”等口号……游行的终点站是原子弹爆炸中心,这里的残垣断壁,完整地保存着当年的沉痛记忆。



▲核辐射阴影下,日本人出门都戴上口罩。 左庆 摄



▲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缓解压力。 左庆 摄



▲17日下午,广岛街头进行反核游行。 鲁超国 摄